

第九十一章 龍抬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慶曆三月初三，龍抬頭。

一艘大船在江南水師的護航下，緩緩靠攏了碼頭，船上拋錨放繩，校官們極利落地完成了一係列動作，緊接著，被做成階梯模樣的跳板被擱在了碼頭與甲板之間，岸上的吏員們趕緊鋪上厚布，以免腳滑。

天邊遠遠滾過一簾春雷，迸迸作響，似乎是在歡迎欽差大人的到來，而同一時間，碼頭上也是鞭炮齊鳴，鑼鼓喧天，岸塗之上備好的衝天雷也被依次點燃，炮聲大作，竟將老天爺的聲威都掩了下去。

碼頭上的官員們皺眉，卻不好意思捂耳朵，隻將目光投注在跳板之上。

不一時，一位年青的官員出現在甲板之上，領著一行侍衛沉默了下了船，分列成兩行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一位穿著一襲紫色官服的年輕英俊官員，才微笑著走了出來，隻見此人在官服之外套了件鶴氅，白素的顏色頓時衝淡了官服深紫所帶來的視覺刺激，讓碼頭上眾人的目光，都被他那張溫和親切而清秀無比的麵容吸引了過去。

隻有三品以上官員才有資格穿紫色的官服，碼頭上眾官員心知，被己等“千呼萬喚”的欽差大人範提司。便是眼前這人，下意識裏往前擠了兩步，舉手欲揖。

範閑卻沒有急著阻止眾人行禮。反而將手往旁邊一伸，握住平空伸出的一隻小手，牽著一個小男孩兒並排站在甲板上，踏著梯子。往船下行來。

小男孩兒地身上穿著一襲淡黃色的常服袍衫，領子處露出一圈毛衫的絨毛，衫子上繡著一對可愛卻不知名地靈獸，配著那張清美的麵容，靈動的雙眼，看著煞是可愛。

眾官員卻是心中一驚，知道這位便是被皇上趕到範提司身邊的三皇子，趕緊調整方向。齊齊對三皇子行禮：“江南路眾官員，見過殿下。”

三皇子笑著點了點頭，用雛音未去地聲音說道：“天氣寒冷，諸位大人辛苦了，我隻是隨老師前來學習，不需多禮。

被老師二字提醒的眾官員們趕緊又對範閑行禮，連道大人遠來辛苦。如何雲雲。

行禮之餘，幾十位官員偷瞄著從船上走下來的這兩個男子。發現對方年齡雖然相差不少，但麵容卻是極為相似，站在岸邊，江風將這兩名男子的衣衫下擺吹動，在清貴之氣顯露十足之餘，更是透著股難得的和諧與脫塵之意。

眾人不免開始在肚子裏猜疑。看來那個關於範提司的身世流言，隻怕是真的了...一念及此。心中又開始忐忑，不知道己等先向三皇子行禮，會不會讓範閑心中不愉，畢竟對方才是正主兒，而且欽差大臣的身份，依朝製而論，可是要比未成年地皇子要金貴太多。

範閑哪裏有這麼多的想法，他望著碼頭上這些麵目陌生的官員，臉上堆起最親切的笑容，一一含笑應過，又著力將對方的官職與官名記下來，扮足了一位政治新星所應有的禮數與自矜。

範提司攜皇子下江南，這是大事，所以今天來碼頭迎接的官員人數極多，文官方麵有江南路總督府巡撫這方地直屬官員，又有蘇杭兩州的知州各領著兩拔人，相隔較遠地幾個州知州雖不敢擅離轄境來迎接，但州上通判，理同等級的官員還是來了不少，另又有江南鹽路轉運司的官員，武官方麵自然少不了江南水師的守備參將之流，當然，如今身為範閑直屬下屬的內庫轉運司更是人員來的都極齊。

總之林林總總，加起來已近百人，整個江南路地父母官們隻怕一大半都擠到了碼頭上，若東夷城偷了監察院三處的火藥，在這兒弄個響兒，整個慶國最富庶地江南路恐怕會在一天之內陷入癱瘓之中。

碼頭上範閑滿臉微笑與眾官員見禮，問題是隻見人頭攢動，官服混雜，大冬天裏汗味十足，一張張陌生而諂媚的

麵容從自己的眼前晃過，哪裏還認的清到底誰是誰？而這些官員們卻是不知道他內心的感受，看著小範大人麵上笑容未減，越發覺得是自己這一路上的禮起到了效果，大著膽子往他與三皇子的身邊擠，怎的也要寒暄兩句，套個近乎，才對得起送出去的銀子啊！

那些離大江稍遠的州縣官員卻一直沒有尋到機會送禮，所以心氣兒也不是那麼足，帶著兩絲豔羨，三分嫉恨地在人群外側看著裏麵的同僚不堪地拍著馬屁。

一時間碼頭上馬屁臭不堪聞，範閑被剃的幹幹淨淨的下頷也被著力摸了無數下，好不熱鬧，漸漸官員們說的話愈發不堪起來，尤其是蘇州府知州那一路官員，乃是從太學出來的系統中人，非要依著範閑如今兼任太學司業的緣故，口口聲聲喊著...範老師！

範閑強抑心頭厭煩，堅不肯受，開玩笑，自己年不過二十，就要當一任知州的老師...傳回京都去，隻怕要被皇帝老子笑死！而三皇子被他牽著小手，忍著身邊無恥的話語，心裏也是不痛快，暗想小範大人乃是本人的老師，你們這些老頭子居然敢和我搶？小孩子終於忍受不了，冷著臉咳了兩聲。

咳聲一出，場間頓時冷場，杭州知州是個見機極快的老奸滑，暗喜蘇州知州吃癩，卻正色說道：“今日天寒，我看諸位大人還是趕緊請欽差大人還有殿下去歇息吧。”

此言一出，範閑與三皇子心中甚慰。同時間向杭州知州投去了欣賞的目光，杭州知州被這目光一掃，頓時覺得渾身暖洋洋的好不舒服。就像是吃了根人參一般。

...

歇息？沒那麼容易，就算諸位官員稍微退開之後，相關地儀仗依然耗了許多時間，範閑與殿下才被眾位官員拱繞著往岸上的斜坡走去。坡

上有一大大的竹棚，看模樣還挺新，估計沒搭幾天，是專門為了範閑下江南準備地。

走上斜坡，竹棚外已經有兩位身著紫色官服的大官，肅然等候在外，範閑一見這二人，便拉著三皇子的手往那處趕了幾步。以示尊敬。

這兩位官員身份不一般，一位乃是江南路總督薛清薛大人，一位乃是巡撫戴思成戴大人。

在慶國的官場上有句話叫做：一宮，二省，三院，七路。一宮自然是皇宮，二省便是如今並作一處辦理政務地門下中書省。三院便是監察院、樞密院、教育院，隻是教育院已然在慶曆元年的新政之中裁撤為太學、同文閣、禮部三處職司。

而這句話最後的七路。指的便是慶國如今地方上分作七大路，各路總督代天子巡牧一方，而且如今慶國路州之間那一級的管理職能已經逐漸淡化，一路總督在軍務之外，更開始直接控制轄下州縣，權力極大。是實實在在的封疆大吏。

皇帝陛下當然要挑選自己最信任的親信擔任這個要緊職務，而且總督在能力方麵也是頂尖的強悍。

與總督地權力氣焰相比。巡撫偏重文治，但份量卻要輕了太多。

如果以品秩而論，總督是正二品，巡撫是從二品，不算特別高的級別，但是慶國皇室為了方便這七路的總督專心政務，少受六部掣肘，一直以來的規矩都會讓一路總督兼協辦大學士，都察院右都禦史或是兵部尚書銜，這便是從一品的大員了，麵對著朝中宰相中書，也不至於沒有說話的份量。

而江南乃是慶國重中之重，如今的江南路總督薛清又深得陛下信任，所以竟是直接兼地殿閣大學士，乃地地道道的正一品超級大員！

以薛清地身份地位，就算是範閑與三皇子也不敢有絲毫輕慢，所以加快了腳步。

但到了竹棚之外，範閑隻是用溫和的眼光看了薛清一眼，並沒有先開口講話。這是規矩，薛清與戴思成明白，對方乃是欽差大臣，自己就算再如何權高位重，也要先向對方行禮，這不是敬範閑，也不是敬皇子，而是敬...陛下。

擺香案，請聖旨，亮明劍，竹棚之內官員跪了一地，行完一應儀式之後，範閑趕緊將麵前的江南總督薛清扶了起來，又轉身扶起了巡撫大人，這才領著三皇子極恭謹地對薛清行禮。

薛清的身份當得起他與三皇子之深深一揖，但這位江南總督似乎沒想到傳說中的範提司，並沒有一絲年青權臣及

文人的清高氣，甘願在小處上抹平，眼中閃過一抹欣賞。

巡撫站在一旁，趕緊半側了身子回禮。薛清也不會傻不拉噠地任由麵前這“哥倆兒”將禮行完，早已溫和扶住了兩人，說道：“範大人見外了。”

範閑一怔，再看旁邊地小三兒對著薛清似乎有些窘迫，更是納悶。

薛清微笑說道：“本官來江南之前，在書閣裏做過，所謂學士倒不全是虛秩，三殿下小的時候，常在本官身邊玩耍...隻是過去了好幾年，也不知道殿下還記不記得。”

三皇子苦笑一聲，又重新向薛清行了個弟子禮，輕聲說道：“大人每年回京述職，父皇都令學生去府上拜禮，哪裏敢忘？”

範閑有些糊塗，心裏細細一品，越發弄不清楚京都裏那位皇帝究竟在想什麼。正想著，又聽著薛清和聲說道：“說來我與範大人也有淵源。”

範閑在這位大官麵前不好賣乖，好奇問道：“不瞞大人，晚生確實不知。”

薛清喜歡對方直爽，笑著捋須說道：“當初本官中舉之時，座師便是林相。論起輩份來，你倒真要稱我一聲兄了。”

範閑才明白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不過對方如今已經貴為一方總督。那些往年情份自然也隻是說說而已，而且他再臉厚心黑膽大，也不好意思順著這個杆兒爬，與總督稱兄道弟？自己手頭地權力是夠這個資格。可是年紀資曆...似乎差的遠了些。

一行人在草棚裏稍歇，範閑與薛清略聊了聊沿路見聞，薛清眉頭微皺，又問陛下在京中身體可好，總之都是一些套話廢話，不過也稍拉近了些距離，稍熟絡了些。範閑看著這位一品大員，發現對方清隴麵容裏帶著一絲並未刻意掩飾地愁容。稍一思忖，便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身為江南總督，地盤裏卻忽然出現了一位要常駐的欽差大臣，這事兒輪到哪一路的總督身上，都不好受，更何況這位欽差大臣要接手內庫，隻怕要與京裏地貴人們大打出手。總督雖然權高位重，又深受陛下信任。但夾在中間，總是不好處的。

薛清舉起茶杯輕輕飲了一口，有意無意間問道：“小範大人這兩年大概就得在江南辛苦了，雖說是陛下信任，但是江南不比京都，雖然繁華卻終究不是長留之地...再過兩年。我也要向陛下告老，回京裏坐個釣魚翁...能多親近親近皇上。總比在江南要好些。”

範閑聽出對方話裏意思，笑著迎合道：“大人代陛下巡牧一方，勞苦功高。”

薛清微笑說道：“小範大人可定好了住在哪處？這蘇州城裏鹽商不少，他們都願意獻出宅子，供大人挑選。”

鹽商之富，天下皆知，他們雙手送上的宅子那會豪奢到什麼程度，範閑不問而知，他卻話風一轉問道：“這太過叨擾也是不好，而且傳回京裏，晚生總有些惴惴。”他說的直爽，惹得薛清搖頭直笑，心想詩家就有這椿不好，做什麼事都要遮掩，怎麼你在江上收銀子時卻不遮掩一下。

範閑很誠懇地問道：“煩請大人指教，往年地內庫轉運司正使...怎麼安排？”

薛清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範大人，你的身份可不比往年的內庫轉運司正使。要說安排，內庫擬定的官宅遠在閩

地，不過這十幾年也沒有哪位正使大人真的去住過，就那你前任黃大人來說，他就長年住在...信陽。”

說到信陽二字時，這位江南總督有意無意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閑微微皺眉說道：“可以不住在朝廷安排的官邸？”

這話似是疑惑，似是試探。

薛清點了點頭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不敢瞞老大人，我這個月一直住在杭州，沒有前來蘇州拜訪大人，是本人的不是...不過那處宅子倒真是不錯，如果可以自己選的話，我當然願意住在杭州了。”

薛清微微一怔，沒想到對方提出要住在杭州，看著範閑地雙眼有那麼一陣子沉默，似乎在猜想這位當紅的年輕權臣所言是真是假，江南總督府在蘇州，他最忌諱的當然就是範閑也留在蘇州，不說幹擾政務，隻說這兩頭齊大的局麵，江南路的官員們都會頭痛不已，對於自己處理事務，大有阻礙。

他瞧著範閑誠懇的麵容，眼中閃過一抹異色，微笑說道：“自然無妨，範大人想住哪裏，就住哪裏。”

範閑啞啞一笑說道：“當然，就算住在杭州，也少不得要常來蘇州叨擾大人幾頓，聽說大人府上用的是北齊名廚，京都人都好生羨慕，我也想有這口福。”

薛總督哈哈大笑道：“本官便是好這一口，沒想到範大人也是同道中人，何須再等以後，今天晚上諸位同僚為大人與殿下備好了接風宴，是在江南居，明天我便請大人來家中稍坐。”

得了範閑暗中不干涉他做事地承諾，這位江南總督難以自抑的放鬆起來。

這幾聲大笑馬上傳遍了竹棚內外，江南路眾官員們循著笑聲望去，隻見總督大人與提司大人正言談甚歡，內心放鬆之後更是暗生佩服，心想小範大人果非常人。眾人暗自害怕地較勁局麵竟是沒有發生，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，讓總督大人如此開心。

隻見範閑又湊到總督薛清耳邊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薛清麵上微一詫異之後，頓生肅容，微怒之下點了點頭，冷哼說道：“範大人勿要多慮。也莫看本官的顏麵，這些家夥，我平日裏總記著陛下仁和之念，便暫容著，範大人此議正是至理。”

範閑得了對方點頭，知道薛清是還自己不在蘇州落腳這個人情，很誠懇地道了聲謝，然後緩緩站起身來。

...

範閑站起身來。繡棚裏頓時安靜了下來，此時河上天光透著竹棚，散著清亮，河風微涼，平空而生一絲肅意。

眾人都看著他，不知道這位欽差大人地就職宣言會如何開始。

“本官，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。”範閑先看了一眼四周的官員們。笑著說道：“雖然與諸位大人往日未曾共事過，但想來我還有些名氣。大家大約也知道一點。這性情，往好了說，是每每別出機，往壞了說，我是一個有些胡鬧、不知輕重地年輕家夥。”

眾官員啞啞笑了起來，紛紛說欽差大人說話真是風趣。真是謙虛。

範閑並不謙虛地說道：“那些虛話套話，我也不用多說了。陛下身體好著。不用諸位問安，太後老人家身子康健，京裏一片和祥之意，於是咱們也不用在這方麵多加筆墨。而諸位大人既然得朝廷重托，治理江南重地，這些年賦稅進額都擺在這兒，沿路所見民生市景也不是虛假，功勞苦勞，也不用我多提...”

江南官員們都知道範閑一路暗訪而來，聞得此語大鬆了一口氣，隻盼著範閑再多提兩句，最好在給陛下地密奏上麵多提兩句。

不料範閑話風一轉！

“不說諸位的好處，我卻要說說諸位做地不對地地方。”範閑臉上依然微笑著，但棚子裏卻開始湧起一絲寒意，“似乎有些不厚道，但我依然要說，為什麼？因為諸位大人似乎忘了本官的出身。”

範閑的出身是什麼？不是什麼詩仙居中郎太常寺，而是...黑糊糊、陰森森的監察院！眾官員心頭一驚，不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，心想銀子咱們都已經送到位了，您還想怎麼樣？監察院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啊！

“我自陸路來，沿路經沙州杭州，而那艘行船，卻駛於大江之上。”範閑眯著眼睛，“聽聞大江乃是一道銀江，諸位大人往那艘船上送了不少禮物銀兩，還勞動了不少民夫拉纖...諸位大人厚誼，本官在此心領...隻是如此光明正大的行賄，倒教本官佩服...諸位好大的膽氣！”

不等眾官員發話，範閑回身向江南總督薛清一揖，微笑說道：“今日見著本官之麵，總督大人發雷霆，當麵直斥本官之非，本官不免有些惶恐，不明所以，幸虧總督大人體恤本官並不知情，直言相告，本官才知道，原來諸位竟是偷偷瞞著本官...做出了這等大膽的事來。”

他的聲音漸漸高了，冷笑道：“監察院監察舉國吏治，抓地便是貪官汙吏，諸位卻是大著膽子對本官行賄送禮...莫

非以為我離了京都，這手中的刀...便殺不得人了嗎？”

眾官目瞪口呆，被範閑這番話震的不知如何言語，將求救的目光投向總督大人，發現總督大人卻在捫須沉思，擺著置身事外的做派！

官員們這才明白過來，範閑先前那段話，說這些沿江官員是瞞著自己送禮，便輕鬆將自己提了出來，更是借口總督大人震怒，將總督大人摘的幹幹淨淨，還送了總督大人一頂不畏權貴，高風亮節的大帽子！

沿江送禮？你那屬下也沒拒絕啊！監察院信息通暢，你就算身在杭州，哪有不知之理？可是範閑此時硬稱自己一無所知，這江南路地官員們當然也不可能硬頂，隻好吃了這天大的一個悶虧，再看範閑地眼色便有些不對勁了——這範提司，果然如傳言中那般，一張溫和無害的清秀笑臉下。藏

著的是無恥下流與狠毒！

官員們不知道範閑接下來會做什麼，下意識裏嚇地站了起來，傻乎乎地看著範閑。

隻見他一拍手。掌聲傳出棚外，一名監察院官員手裏都捧著厚厚的禮單，從京船上走了下來禮單已經是這麼厚了，那船上藏著的禮物隻怕真地已經堆成了一座小山！

範閑回身向總督薛清請示了幾句。薛清微笑著看著眼前這一幕，揮手示意衙門裏的差役跟著監察院地官員上了船，不久之後，那些差役下人們便辛苦萬分地拉著幾個大箱子下了船，來到了竹棚之中。

幾個箱子當眾打開，隻見一片金光燦燦！裏面的珠寶貴重物品不計其數，統統都是沿江官員們送上來地禮物。

棚中風寒，所以生著火盆。範閑接過下屬遞過來的禮單，草草翻了幾頁，眉頭微挑，笑著說道：“東西還真不少啊。”

眾官員羞怒交加，心想欽差大人做事太不厚道，構織罪名，實在惡心。難道你還想治罪眾官？除非你想整個江南官場一鍋端了，總督大人到那時總不能繼續看戲！你壞了規矩。得罪了江南官員，看你日後如何收場。

誰料到範閑接下來的動作，卻讓官員們的眼珠子險些掉了下來，隻見他隨手一拋，便將厚的禮單扔入了火盆中！

火勢頓時大了起來，記載著眾官員行賄證據的禮單迅疾化作灰燼。

範閑站在火盆旁沉默片刻之後。說道：“不要以為本官是用幼稚的伎倆收買人心，你們沒這麼蠢。我也沒有這麼自作多情...之所以將這些燒了，是給諸位一個提醒，一個出路。”

他將雙手負至身後，清秀的臉上閃過一絲堅毅之色：“本官乃監察院提司，不需要賣你們顏麵，我在江南要做地事務，也不需要諸位大人配合，所以請諸位驚醒一些，日後如果再有類似事件發生，休怪我抓人不留情。”

監察院可以審查三品以下所有官員，他敢說這個話，便是有這個魄力，至於顏麵問題，他身份太過特殊，比任何一位朝官都特殊，所以確實也不需要賣，至於日後的事務配合問題...江南路官員的麵子沒了，難道就敢暗中與堂堂提司頂牛？

“呆會兒接風宴後，諸位大人將這箱子裏的阿堵物都收回去。”範閑皺眉說道：“該退的都退了，至於役使的民夫，折價給工錢，那幾個窮縣如果一時拿不出來，發文到我這裏，本官這點銀子還是拿的出來地。”

眾官員無可奈何，低頭應是。

這時候，蘇州碼頭上的滑索已經開動了起來，這個始自二十餘年前地新奇玩意兒最能負重，隻見滑索伸到了京船之上，緩慢地吊了一個大箱子下來，這箱子裏不知道放的是什麼東西，竟是如此沉重，拉的滑索鋼繩都在輕輕顫動。

範閑事先已經查過數據，知道蘇州港是負責內庫出貨的大碼頭，有這個吊裝能力，所以並不怎麼擔心，而那些剛被他嚇了一通的官員們，卻是又被嚇了一跳。

那個大箱子被吊到了岸上，又出動了十幾個人千辛萬苦地推到了坡上，直接推到了竹棚之中，一位監察院官員恭敬請示道：“提司大人，箱子已經到了。”

範閑嗯了一聲，走到了箱子旁邊，箱子外裹柳條，裏卻竟似是鐵做的一般。

眾位官員心頭納悶，心想這位大人玩地又是哪一出？此時就連總督薛清與巡撫戴思成都來了興趣，紛紛走上前來，看這箱子裏藏的究竟是什麼寶貝。

範閑自懷中取出鑰匙，掀開了箱蓋。

...

與第一次見到這箱子裏內容地蘇嫵媚一樣，棚內一片銀光之後，所有的官員的眼睛都有些直了...銀子！裏麵全是光彩奪目的銀子！不知道有多少的銀錠整整齊齊地碼在箱子裏！

其實先前那幾個箱子裏的禮物，貴重程度並不見得比這一大箱銀錠要低，隻是千古以降人們都習慣了用銀子，陡然間這麼多銀錠出現在眾人的麵前，這種視覺上的衝擊力。實在是太刺激了！

許久之後，眾人有些戀戀不舍地將目光收箱子裏收回來，都看著範閑。準備看他下一步地表演。

“這箱銀子隨著我從京都來到江南，日後我不論在何處為官，都會帶著這箱銀子。”範閑和聲說道：“為什麼？就是為了告訴各路官員，本人...有的是銀子。不怕諸位笑話，我範安之乃是含著金匙出生的人物，任何想以銀錢為利器買通我地人，都趕緊死了這份心。”

他接著冷冷說道：“此下江南，本官查的便是諸位的銀子事項，一應政事，我都不會插手，不過如果有誰還敢行賄受賄。貪汙欺民，可不要怪我手狠。”

“有位前賢深知吏治敗壞的可怕後果，所以他帶了幾百口棺材，號稱哪怕殺盡貪官，也要止住這股歪風。”範閑幽默說道：“本官並不是一個喜歡殺人地人，所以我不帶棺材，我隻帶銀子。”

眾官員沉默悚然。

“箱中有銀十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兩整。我在此當著諸位官員與來迎接的父老們說句話，江南富庶。本官不能保證這些銀子有多少會用在民生之上，但我保證，當我離開江南的時候，箱子裏的銀子...不會多出一兩來！”

範閑掃過諸位官員的雙眼，說道：“望諸位大人以此為念。”

演完這出戲碼之後，碼頭上的接風暫時告一段落。範閑坐回椅中，感覺袖子裏的雙臂已經開始起雞皮疙瘩。心中暗自慶幸先前沒有一時嘴快說出什麼萬丈深淵，地雷陣之類的豪言壯語

—

蘇州地下午，總督府的書房裏一片安靜。

一品大員，江南總督薛清坐在當中的太

師椅上，臉上浮著一絲笑容，他的身邊分坐著兩位跟了他許多年的師爺，其中一位師爺搖頭歎息道：“沒想到這位欽差大人...果然是個胡鬧的主兒。”

另一位師爺皺眉道：“殊為不智，小範大人這一下將江南官員的臉麵都掃光了，雖然依他地身份自然不懼此事，但總顯得不夠成熟。”

薛清微笑說道：“二位也覺得他這一番賣弄有些做作？”

二位師爺互視一眼，點了點頭。

薛總督歎息道：“年輕人嘛，總是比較有表演**的。”

師爺小意問道：“大人以為這位小範大人如何？”

薛清微微一怔，沉吟半晌後開口說道：“聰明人，極其聰明之人，可以結交...可以深交。”

師爺有些詫異，心想怎麼和前麵地結論不符？

薛清自嘲地笑了笑：“做作又如何？這天下百姓又有幾個人能看見當時情景？京都的那些書閣大臣們又怎麼知道這月裏的真實情況？傳言終究是傳言，人人口口相傳裏，總會有意識無意識地由自己對事實進行一些符合自己傾向的修正。”

“小範大人在民間口碑極佳，百姓們傳播起此事自然是不遺餘力，因為對他的喜愛，就算此事當中小範大人有些什

麼不妥之處，也會被那些口語抹去，忽視，而對於不畏官場積弊、當麵嗾斥一路官員的場景，自然會大加筆墨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這位總督大人快意笑道：“箱藏十萬兩，坐船下蘇州，過不多久，隻怕又是咱大慶朝地一段佳話了，這監察院出來的人，果然有些鬼機靈。”

另一位師爺百思不得其解說道：“既是聰明人，今日之事明明有更多好地辦法解決，為什麼小範大人非要選擇這麼激烈而荒唐的方法？”

總督薛清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：“你知道什麼？”

他閉上嘴，不再繼續講解，有些事情是連自己最親密的師爺們都不應該知道的。範閑今日亮明刀劍得罪了整路官員，何嚐不是在向自己這個總督表示誠意？對方搶先言明要住在杭州，就說明對方深明官場三昧，而將這些官員唬了一通後，今後欽差在江南，官員們也不會去圍著欽差，自己這個總督依然是頭一號人物。

薛清忽然想到另一樁事情，眉頭不由皺了起來，對於範閑的評價更高了一籌這名年輕權臣今日如此賣弄，隻怕不止是向自己表示誠意那麼簡單由春闈至江南，這範閑看來是恨不得要將天下的官員都得罪光啊，這兩年朝中大員們看的清楚，範閑連他老丈人當年的關係也不肯用心打理，這…這…這是要做孤臣？

薛清身為皇帝親信，在朝中耳目眾多，當然知道關於範閑的身世流言確是實事，一想到範閑的身份，便頓時明白了對方為何要一意孤行去做個孤臣。

這是防著忌諱。

薛清歎了口氣，搖了搖頭，心想大家都是勞心勞力人，看來日後在江南應該與這位年輕的範提司好好走動走動才是。

…

下午的暖陽稍許驅散了些初春的寒意，蘇州城的人們在茶樓裏喝著茶、聊著天，蘇州人太富，富到閑暇的時間太多，便喜歡在茶樓裏消磨時光，尤其是今天城裏又出了這麼大一件事情，更是口水與茶水同在樓中沸騰著。

人們都在議論剛剛到達的欽差大人，那位天下聞名的範提司。

“聽說了嗎？那些官員的臉都被嚇青了。”一位中年商人嘿嘿笑著，對於官員們吃癩，民間人士總是樂意看到的。

另一人搖頭歎道：“可惜還不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我看欽差大人若真的憐惜百姓，就該將那些貪官汙吏盡數捉進牢去。”

“蠢話！”頭前那中年商人鄙夷嘲笑道：“官員都下了獄，誰來審案？誰來理事？小範大人天縱其才，深謀遠慮，哪會像我們這些百姓一般不識輕重？這招叫敲山震虎，你瞧著吧，好戲還在後頭，我看江南路的官員，這次是真的要嚐嚐監察院的厲害了。”

那人點頭應道：“這倒確實，幸虧陛下英明，將提司大人派來了江南。”

商人壓低聲音笑道：“應該是陛下英明，將提司大人生出來了。”

茶桌上頓時安靜了下來，片刻後，爆出一陣心照不宣的輕笑。最後那名商人說道：“先前我店裏那夥計去碼頭上看了…提司大人下手是真狠，那些坐著大船下江的手下，硬是被打了三十大鞭。”

對麵那人回的理所當然至極：“這才是正理，雖說是下屬瞞著小範大人收銀子，但罪過已經擺在那裏，如今銀子退了，禮單燒了，不好治罪，但如果不對下屬加以嚴懲，江南路的官員怎麼會心服？先前我也去看了，嘖嘖…那鞭子下的真狠，一鞭下去，都似要帶起幾塊皮肉來，血糊糊的好可怕。”

而在欽差大人暫時借居的一處鹽商莊園裏，一處偏廂裏此起彼伏響起慘嚎之聲。

範閑看著被依次排開的幾個親信，看著對方後背上的道道鞭痕，將手中的傷藥擱到桌上，笑罵道：“不給你們抹了，小爺我體恤下屬，你們卻在這兒嚎喪…挨鞭子的時候，怎麼不叫慘點兒？也不怕別人疑心。”

蘇文茂慘兮兮地回頭說道：“要給大人掙臉麵，挨幾鞭子當然不好叫的…不過大人，你這傷藥是不是有問題？怎麼越抹越痛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鞭子打的那麼輕，這時節當然要讓你們吃些苦頭！”

他起身離開，一路走一路搖頭，心想萬裏說的話有時候是正確的，自己不是一個好官，也不好意思要求手下都是清吏，這上梁下梁的，還真不好扭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